



捕捉歷史瞬間的客語： 訪張郅忻

Capturing Historical Moments in Hakka Language:
Interview with Chang Chih-Hsin

文 | 張皓棠 · 繪 | Ivy

Q 您的書寫不僅是反映了臺灣各個族群的生活面貌，也在文化描寫上體現了深刻的史料基底，能否談談您重返歷史的契機、過程與體悟呢？

寫〈打拳頭〉的契機源於兩年前我搬家到了桃園時，在叔叔來訪時提到我的阿太小時候就住在這附近，由於這一帶是閩南人與客家人的交會之處，比較容易因搶水發生衝突，爲了弭平人數弱勢，客家人便會聚在一起練拳。那是我第一次知道阿太過去的經歷，這段故事又讓我連結到自身的幼時經驗，是在大約國小高年級時，湖口的家族祠堂會請拳師來教拳，我跟妹妹就被阿公帶去練拳。在聽完阿太的故事後，加上當年教拳的叔公太因年紀大不再教拳後，我才發覺客家拳面臨了逐漸凋零的情況，因此想透過書寫捕捉客家拳的文化。

我寫小說時習慣收集大量的資料，可能來源自歷史文獻、長輩的口口或是真實地景如祠堂。小說中的阿善伯其實真有其人，是新竹一帶的知名拳師，我翻查資料時有注意到客委會出版過一小篇關於阿善伯的故事，那是還需要徒步翻山越嶺的時代，阿善伯會前往各個村莊教全族人打拳，一次爲期大約三個月。資料雖然不多，但已能幫助我重返當時的場景，讓畫面更加清楚。

史料通常能夠讓我的書寫更有底氣，能更充分掌握到過去的脈絡以及人物的心境。我覺得小說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人物塑造，要如何去貼合時代下的人物其實是有難度的，但只要找到這個人物，小說的情節就能很自然地延續下去，例如〈打拳頭〉中的阿森與阿行，他們就各自代表了環境變遷後對於學拳的不同心態，而兩者心境上的差異正是讓故事順利發展的契機。

雖然〈打拳頭〉中的真實人物是阿善伯，但我更想呈現學拳過程中周遭的小人物，無論是阿森、阿行或是教我打拳的叔公，他們打拳的初衷、面對時代的想法甚至是名字或許都不會留在歷史上，但我就想把這些呈現出來。

Q 您通常是在哪裡寫作呢？有沒有屬於您的靈感角落呢？

過去由於必須顧小孩的緣故，我寫作時間非常少。我養成的習慣是早起寫作，約七點送老大去國小後，會到學校附近的咖啡廳專注寫到約九點。之後由於要繼續顧小孩，在無法專心寫作的狀況下我會選擇閱讀資料或書，同時思考隔天的寫作要如何進行。雖然寫作時間不多，但我非常規律，就算現在有工作在身，我仍然保持一樣的習慣，也會早起去工作地點附近的路易莎一點一點地寫，慢慢累積進度。

在咖啡廳時，我的習慣是會先看書，讀到有一點感覺時才開始動筆。我睡前也會看書，例如我現在就在讀川端康成的《美麗與哀愁》，他的書寫有一種獨特的、很美的節奏，我會想要學習這種節奏。我覺得看書的過程能幫我銜接到前一天寫作的狀態或是語言的感覺。

受訪者

張鄧忻

一九八二年生於新竹。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著有散文集《我家是聯合國》、《我的肚腹裡有一片海洋》、《孩子的我》等及長篇小說客途三部曲《織》、《海市》、《山鏡》。曾於《蘋果日報》撰寫專欄「長大以後」，《人間福報》副刊專欄「安咕安咕」、「憶曲心聲」。現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電子報撰寫「客語新文學」專欄。

撰文

張皓棠

現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專長是現代詩、跨媒介研究、文學改編電影跟打掃研究室。著有《噪音：夏宇詩歌的媒介想像》。

Q 客家文化一直是您的寫作主軸之一，今年更首次嘗試了全客語書寫，並以小說〈打拳頭〉獲得 2023 臺灣文學獎客語文學創作獎首獎，能否分享一下進行客語書寫的動機、心境或遭遇的困難處呢？

我一直都不是刻意要寫客語。最初寫《我家是聯合國》時，由於自己就是客家人，在寫到我的阿公、阿婆還有阿太（曾祖父母）時，記憶中他們其實就是那樣說話的，因此描寫到他們的對話時我是自然而然以客語來呈現。小說《織》裡頭也有許多客語對話，也並不是刻意爲之，是當我回到角色心境時，會感覺到使用客語可以更容易融入角色們的心境並描述他們心理的變化，因爲這些角色就是用這樣的語言去思考的，我認爲用不同的語言思考時，也會對於各種情境有不同的感受。

〈打拳頭〉則是我第一次用全客語書寫，對我來說也是挑戰。過去寫作由於只有對話是客語，比較容易去捕捉與呈現，但現在面臨的是情境描寫上也要用客語。其實我這篇最一開始是用全華語寫的，但在修改過程中發現華語沒有符合我心中的標準，一直有不完整的感覺。直到我看到了臺灣文學獎客語文學創作獎的比賽訊息，才開始思考或許可以用全客語寫寫看。

原本我以爲改寫可以順利進行，畢竟客家話是我的母語，沒想到的是第一句話就遇到了困難。在改寫一遍後，我就先帶著文章回湖口的老家，請叔叔幫忙一句句修改，但由於需要上下文才能判斷，所以後來變成唸一段修一段。直到叔叔被我問煩了，他丟給我一本老舊的客家辭典，這本辭典非常有趣也幫助我許多，記錄很多早期可能是農作時才會使用的詞彙，但由於環境變遷，這些經驗已經不會說出口了。

在完成〈打拳頭〉後，我有感覺自己的客語能力離要寫出完整的作品還是有一段距離，但也在寫作過程中有了新的體會。我發現客語的語言相對華語來說更爲直接，比如說華語版本留有許多形容詞，但在改寫爲客語時我會把形容詞逐漸拿掉，改爲直接描寫場景或是透過動作來鋪陳。而描寫動作的語言其實也更適合〈打拳頭〉，這篇小說就像武術電影一樣會有許多身體的場景。會有這種現象，可能源於自己學習客語的經驗，因爲我的客語是從日常生活中學習，但是華語有許多機會接觸到書面語。不過叔叔有提過，我阿公輩的客家人在私塾時是用客語來學習漢學的，所以他們熟練於各種諺語，但現在只剩我的滿叔公（排行最小的叔父）還有這樣的能力。這也讓我發覺到客語在日漸消逝中，一代代下來許多東西被丟掉了，並不是會用客語對話就是掌握了客語，至少我還需要更多的學習才能掌握客語的書寫。

經歷這次全客語的修改，另一個收穫是讓我體悟到短篇小說的某種創作精神，這是一種凝鍊的、捕捉瞬間的感覺，就像客語一樣。因此，這次從自己的母語身上我也獲得許多小說創作的啟發。

A